

## 浅谈徐冰的文字艺术

潘 骥 周 军

(天水师范学院工学院, 甘肃 天水 741001;  
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徐冰的很多作品都以文字为主轴,如《天书》、《新英文书法入门》、《地书》等,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有各自不同的影响。本文从徐冰特有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验去分析他的作品中的文字艺术,让观者在看见他作品中的文字的背后,进一步去体会中国文字的本质概念和文化意义。

[关键词]徐冰;文字艺术;中国文字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2-0103-02

徐冰的作品一直都和文字有很大的关联。徐冰早期的代表作有《析世鉴——天书》,20世纪90年代的《后约全书》、《蚕系列》、《新英文书法入门》、到后来的《地书》等。他的作品明显的是以书为主轴,是玩文字游戏。实际上《天书》这一标题并不是徐冰自己命名的,而是观众因为迷惑于这个作品的无法辨认的文字而起的,徐冰为自己的这个作品起的名字则是《析世鉴》,即“分辨世界的一面镜子”。其中《天书》、《新英文书法》和《地书》是他自认为最重要的三部作品,有人说他的这三部作品像三部现代启示录一样成为世界当代艺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字本该是人类交流的媒介,但在徐冰的眼里却成了世界荒谬性的典型表现,这是徐冰的成长经历所影响的。《天书》的创作背景是在当时中国文化界的那个特殊阶段,幼年时不识字的徐冰常在图书馆,但当他长大能读书时,“文革”爆发了,他下乡到北京的郊区成天写大字报。当他不识字的时候书多得不得了,可当他能读书时,就只有一本书可读了。1984年,徐冰考取了中央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这段时间他读了很多书,参加了大量的文化讨论,此时的他就像一个人饿了好久又吃了太多,他对所谓文化有一种厌恶。文化的讨论好像是一个运转的机器,一旦运转起来就没有办法停下来,到最后把本来清楚的事情也给搞乱了,他觉得这个叫“文化”的东西和我们总没有一种合适的关系。当时的徐冰就觉得自己要写一本书来表达这种感觉,于是《天书》诞生了。整个人类文化活动中永远伴随的一种弊端,这弊端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也属不治之症,“天书”只能提示一种警觉。徐冰自己说:“《天书》表达了我对现存文字的遗

憾,而《地书》则表达了我一直在寻找的普天同文的理想。”从《天书》到《地书》,是一个从否定语言文字的价值到寻求无国界的沟通,徐冰的艺术始终围绕着语言文字符号与书籍的文化涵义而运行。

1994年开始创作的《新英文书法入门》是当代艺术困境挤压出来的结果,是一种没有办法的逃离。“没有办法”与真正的逃离不一样。这两件作品在文字上有内在联系但又截然不同。作品的样式是由于个人的兴趣和工作习惯所决定的。一件作品的可贵之处是认认真真地去做别人没有做过的并值得做的事情,不管是做什么。这套新的英文字型、规则,很快在世界的各展览空间得到了推广、传播。在慕尼黑和哥本哈根已经有了专门教这些书法字的教室,成排的课桌和众多的参与者,就像我国解放初期开展大规模群众扫盲运动的场面,学习者兴趣极高。人们也许是怀着一种好奇心理,但这比那种无病呻吟的“制作艺术”要有意思得多。

徐冰为什么会想到长期以文字的形式及概念来进行艺术创作?这要从徐冰的成长说起,徐冰生于一个传统的中国的家庭,从小父母亲就要求他练习书法,阅读中国古典书籍。小时候他经常在母亲工作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玩,所以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到许多书,使得他对书中的文字有一种特别的深厚情感。可以说,徐冰的《天书》正是由这个情感中发展而来,也可以说文字是徐冰成功的转化和投射在他童年记忆中的一种生活方式。徐冰也不断提到他对书的形式和文字有一种特殊的兴趣和敏感,文字其实是一种材料和手段,是它对现有概念的一种质疑。他为什么用文字?因为文字是人类文化概念最基本的一个体现,对文字的改造就是对人类思维

最本质的改造。用徐冰自己的话说：“自从人类想出了那些像画非画的文字，人们就开始生活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累，也就越来越搞不清楚地去想事情。”正是这个思想引导他，促使他用《天书》去摧毁中国的文字系统。从《天书》开始，徐冰把一个熟悉的文字系统变得陌生化。然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毫无疑问是字的“字”，我们竟然连一个都不认识！这件“天书”所表现出的对中国语言文字的解构，对汉字极富创造性的运用，深含讽喻性的功能处理，以及对手工劳作方式的文化反思，使这件作品在海内外艺术界获得广泛认可和好评。他的《新英文书法入门》把两种系统融合起来，几乎又创造了一个可以通行的文字系统。严格地讲，《新英文书法入门》不是一件艺术作品，而是一套严格的字型设计。到后来的《地书》所表达的是他想打通所有文字的障碍，建立一套全人类通用的语言文字系统，实现“天下同文”的理想，表现出了他更大的野心。《地书》尝试建立的是一个语言文字的乌托邦符号——不论你是否受过教育，不论你说哪种语言，只要有生活经验的人都能阅读。这套“新的象形文字”的介绍，不是传统文字，而是图形文字。对此徐冰解释，所有文字都要经过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自己的图形文字还处在“甲骨文阶段”。徐冰希望《地书》是一个开放的作品，他特地为《地书》建立了一个网站，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加入自己发现的图形文字：“我做的只是收集整理，我不想自己编造一套文字，文字之所以叫文字，因为它是约定俗成的，已经被认可的。”

从《天书》到《地书》，前者是从懂到不懂，后者是从不懂到懂，徐冰的思维、语言、文字之间的关系，包括他对语言的怀疑等，这些问题是当代哲学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大家讨论的很多的一个问题。所以，《天书》、《新英文书法》、《地书》这类有关文字的作品很受重视，也许都跟这个有关系。

其实以书和文字为创作载体和对象在世界艺术史上不是首例。但是，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徐冰是早期开始以文字为创作媒介的先锋，其他的中国艺术家如洪浩、黄永砗等，都曾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过书。如果把徐冰的作品放到全球艺术史上来讨论，他对文字的执著和许多国家的知名艺术家不同，他不是以影像或装置为主，而是认真的用文字去延续自己的作品。他的独特之处是把文字当成一种视角特异的文化界面和知识媒介，

而不是另一种别于画布、摄影等的创作媒介。徐冰的重点不是去实验、找寻新的创作媒介和艺术表达方式，而是以艺术的形式深化了文字的本质和意义。我们认为这可以了解徐冰藉由文字反应了中国文化在全球文化传播中的开创性，把中国的发明——纸和活字印刷，放置到和他作品所表现特的文化社会网络中，给予世界文明交流以当代意义。

在徐冰的作品中，他所创作出来的文字基本上都是无法正常阅读或完全读不懂的（可能也包括艺术家本人在内），因为徐冰的字有许多是在人类文明史上根本不曾存在的文字。有些作品，他只使用了文字的概念而不是仅仅注重文字的形式。在这类作品中，我们常见他把文字和禅学思想结合起来，以表现被深化了的抽象概念。这正是徐冰作品关注点及对文字的本质见解。这一见解是具有深刻批评性的。一方面，在观者自身的文化影响下，文字的定义是具有可读性的，所以，它有传播知识、转换不同社会文化界面的功能；另一方面，徐冰的文字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读的，因为它的内容是奇异和抽象的。徐冰的作品表达了一种冲突，而这种冲突是体显于观者在观看和阅读徐冰的“书”的过程中获得的。

在徐冰以文字为主体的作品中，他还特意设计了一种情境，使观者藉由和作品的互助来体验这种冲突。徐冰借这种冲突来讨论一个他不断体认到的文化议题：文化是否可以任意翻译和转化。徐冰经历了中国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文化动荡，80年代新思潮运动，90年代美国移民文化后，他将这些独特的文化经验表现在了创作里，特别是他以文字为主的作品中。从他的作品来看，可以推论：对徐冰来说，文化是一种必须具有复制功能以便得以成为交流界面，从而推动人类文明得以发展。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徐冰对这种文化对译的可能持批判态度，他以文字为载体来反映个人经验和对文化交流的认知。在他的作品中，文字以隐喻的方式存在，而不应该直接理解成的一种创作媒介。

由文字来解读徐冰的作品，他的作品是根植于中国自有的文化的智慧，但又深入地提出了全球共同的文化议题。他的美学是独特的、抽象的。徐冰以文字为主的作品，让观者能够在文字的背后进一步去体会中国文字的本质概念和文化意义。

#### [参考文献]

- [1] 白石.徐冰——从北大图书馆跑出来的天书[J].华人世界, 2008,(10).  
[2] 冯博一,徐冰.当代艺术系统的困境——关于徐冰新作《新

- 英文书法入门》对话[J].美术研究,1997,(1):26.  
[3] 徐冰,殷双喜,冯博一.观念的生长[J].美术研究,2005,(3).